

“合作”源流考辨

贾林成

内容提要 “合作”一词曾被释作“当行”、“当家”或“合于法度的书画诗文”。本文通过对“合作”一词的若干例析后认为,“合作”虽与“当行”“当家”均有称说书画诗文之意,但在指称范围上却有宽有窄,“合作”仅限于书画诗文之类,即专指书画诗文的精妙或精妙的书画诗文。

关键词 合作 当行 当家 书画诗文

王镛先生在《唐宋笔记语辞汇释》“备考录”中,引诸例对“合作”一词作如是说:“‘合作’疑古代书法术语,非‘当作’或‘协调共事’之义。”后又在《俗语探源》(载《中国语文》1989年第3期)一文中,将“合作”解释为“出色、当行”、“本色当行处”。其说来自宋人沈作喆《寓简》云:“近世言翰墨之美者多云‘合作’,予问邵公济:‘合作何意?’曰:‘犹俗语当家也。’”又因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卷六释“当行家”、“当家”,于是王先生以为“合作”即张相所释“当行家”。

王文论证此义,凡引三例,移之于下。

(1)献之尝与简文帝书十许纸,题最后云:“下官此书甚合作,愿聊存之。”(《太平广记》卷二〇七《王献之》、出《书法要录》)

(2)遂良问虞监曰:“某书何如永师?”曰:“吾闻彼一字直五万,官岂得若此者。”曰:“何如欧阳询?”虞曰:“闻询不择纸笔,皆能如志,官岂得若此。”褚曰:“既然,某何更留意于此。”虞曰:“若使手和笔调,遇合作者,亦深可贵尚。”褚喜而退。(同上卷二〇八《褚遂良》条引《国史异纂》)

(3)今《红蕖》用药名、牌名、五色、五声、八音及潇湘八景、离合、集句等体,种种皆备。然不甚合作。(古典戏曲集成本王骥德《曲律》“论巧体第二十九”)

“合作”一词,修订本《辞源》释为“合于法度,多指书画写作”;台湾《中文大辞典》释为“谓诗文等合法度者”;《汉语大词典》释为“谓书法诗文等合于法度”。以上释语大同小异,“合于法度”是其共通点。

笔者认为,诸辞书的解释固然未中肯綮,但王镛先生的解释也不无缺憾,一是“探源”不得其源,二是释语虽似可通而未达一间。兹析说如次。

“合作”一词,当是由“遇合而作”的意思逐渐压缩凝固而成。合,是六朝直到唐宋流行的艺术术语,书画写作都见使用,而以称说书法为最多。合,指协调、谐合,它包括主客观两个方面。以书画而论,主观上包括人的艺术修养、天赋气质、精神状态等;客观上,则指外在的条件,诸如纸笔墨砚的否精良完美,时间空间是否合宜,等等。关于这个问题,唐代孙过庭的《书谱》阐述得最为透

彻，云：“又一时而书，有乖有合，合则流媚，乖则雕疏。略言其由，各有其五：神怡务闲，一合也；感惠徇知，二合也；时合气润，三合也；纸墨相发，四合也；偶然欲书，五合也。心遽体留，一乖也；意违势屈，二乖也；风燥日炎，三乖也；纸墨不称，四乖也；情怠手阑，五乖也。乖合之际，优劣互差。得时不如得器，得器不如得志。若五乖同萃，思遏手蒙；五合交臻，神融笔畅。畅无不适，蒙无所所以。”合，协调；乖，不顺、相违。这种“合、乖”之别，可以使同一个人的作品“优劣互差”。齐王僧虔《论书》说谢灵运的书法“乃不伦，遇其合时，亦得如流”即此意。“遇其合时”即指碰上内外因十分协调时。用这个例子来对照例(2)“若使手和笔调，遇合作者，亦深可贵尚”，不难看出，这个“遇合作者”是指在“手和笔调”等主客观协调统一的状态下所写的字，分词恐应是“遇合/作者”。这是虞世南说褚遂良的字虽远不及智永、欧阳询，但在“合”(主客观尽善尽美时)时所写的字也值得贵重。这个例子作为“合作”的书证不当。

由于人们常用“合”来形容书画诗文，所以，“合”便从主客观谐合协调时的创作引伸出在此前下所创作的书画诗文的精良、完美，或径称得意之作。举例如下。

(4)子敬尝笺与简文十许纸，题最后云：“民此书甚合，愿存之。”(梁虞和《论书表》)

(5)子敬后往，谢为说右军书甚佳，而密已削作数十棊板，请子敬书之，亦甚合。(同上)

(6)至于《循吏》以下及《六夷》诸序论，笔势纵放，实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减《过秦》篇。(范晔《狱中与诸甥侄书》)

(7)体制不凡，跨迈流俗，时有合作，往往出人。(谢赫《古画品录》)

(8)子敬好书，触遇造玄。有一好事年少，故作精白纸械，着往诣。子敬便取械书之，草正诸体悉备，两袖及标略周，自叹北来之合。(《太平广记》卷二〇七《王献之》条引王僧虔《图书会粹》)

(9)先子都下偶得飞白一卷，云是逸少好迹……按此卷是右军书者惟有十一条，并非甚合迹。(陶弘景《与梁武帝启》)

“合”、“合作”称说书画文章精好完美在唐代仍然习见。举例如下。

(10)吾尝尽思作书，谓为甚合，时称识者，辄以引示。(孙过庭《书谱》)

(11)(孙过庭)与王秘监相善，王则过于迟缓，此公伤于急速，使二子宽猛相济，是为合矣。(张怀瓘《书断》)

(12)以上率皆估其甚合者，其不会意，数倍相悬。(张怀瓘《书估》)

(13)如小王所贵合作者，若薰行之间有兴合者，则逸气盖世，千古独立。(同上)

(14)于时魏收作《庠狄干碑序》，令孝谦为之铭，陆印不知，以为收合作也。(《北史·文苑·樊逊传》)

唐人不仅在理论上认识到“合”的重要，而且在实践中也分外看重“合而作”者，如例(12)张怀瓘关于其《书估》是他对历代书法家的评估，所谓“估其甚合者”，指对书家发挥得最好的字作为标准，说“其不会意，数倍相悬”——同一个人“不会意”(即“不合”)的作品，优劣相差数倍。

因为强调“合作”的才是最佳作品，于是“合作”结构渐趋紧密，其意与单用“合”称说佳作没有区别，如例(14)说樊逊善为文辞，其所作《庠狄干碑铭》竟被同时的文人陆印认为是当时文章魁首魏收的佳作。“合作”的习用再加汉语双音化趋势，以致连类而及，把昔日单用“合”表示精良完美也变成了“合作”，如例(1)“下官此书甚合作，愿聊存之”显然来自例(4)“民此书甚合，愿存之”，并在称引此事时也同时变成了例(13)的“如小王所贵合作者”。这些变化足见“合”、“合作”的发展线索。

唐以后,“合作”渐多而“合”鲜少,仍然用以指称书画诗文之精好者。举例如下。

(15)此帖信是合作,正使非右军真迹,决非近世所能为者,信可宝也。(宋·楼钥《攻媿集》卷七十一《右军章草》)

(16)正字傅钦甫携《职贡图》见示,不惟笔画精好,其上题字亦自合作。(同上卷七十五《跋傅钦甫所藏〈职贡图〉》)

(17)《洛神赋》本感甄赋,王大令好书此,故多传于世。尝见六一居士家传绢素真迹,亦非全文,柳诚悬小楷书跋。此卷作章草体,虽合作未列皇象诸公,其用工亦深矣。(同上《题柳公权所跋〈洛神赋〉》)

(18)颜鲁子侍郎之孙,家有钟绍京书《黄庭经》,纸尾题“特健药”三字,按武平一徐氏《法书苑》云:“中宗驸马武元秀家法书,漆轴黄麻纸,标题云‘特健药’,云是虜语其书合作者,一云宋以之标书法上品。”(元·陆友仁《砚北杂志》卷下)

(19)如老杜之入蜀,篇篇合作,语语当行。(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六)

(20)即如悼亡诗,必缠绵宛转,方称合作。(清·袁枚《随园诗话》卷十四)

联系例(19)上下文,仍可看出前文所论的“合作”一词的内在含义,其文云:“凡诗初年多骨格未成,晚年则意态横放,故惟中年岁力并到,神情俱茂,兴象谐合之际可嘉赏,如老杜之入蜀篇篇合作,语语当行,初学所当法也。夔峡以后,过于奔放,视其中青年精华雄杰,如出二手。盖或失之太易,或求之太深,或情随事迁,或力因年减,虽大家不免。世反以是为工者,非余所敢知也。”这是胡震亨关于杜诗的见解。常人以为杜诗晚年最工,而胡氏却觉得老杜之作唯中年为最,篇篇完美,句句精彩。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中年“岁力并列,神情俱茂”,即如笔者前文所谓主客观都臻于完美,无懈可击,而早年、晚年总不免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局限。这段话前称“合作”,后言“工”,“合作”与“工”为同义语,均指诗作的精妙完美。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当行”(当家)有时与张相“凡云当行或行家,均为内行之义”的训释尚有差别,也就是说,就张相该条所举例子看,其“内行之义,擅长或出色之义,犹今云拿手好戏之拿手”的定义是正确的,但在另外一些语境如上例就不甚切合,胡氏决不是说老杜的诗作除中年外就不擅长、不出色、不是拿手好戏了,他只不过以为老杜中年之作最为精妙而已。

至于王镗先生所举(1)(2)(3)例,除例(2)理解有误外,(1)(3)亦是上述意思。

最后,让我们回到“当家”、“当行”、“合作”几者之间的关系上来谈。这几个词,有同有异,其相同处在于,他们都可称说书画诗文;其不同处在于,“合作”指称范围较“当家”、“当行”窄,它只限于书画诗文之类,其核心意义是“谐合”、“协调”,引申而指书画诗文的精妙或指精妙的书画诗文。“当家”、“当行”,它们可以称说各色人等的能耐、技艺等物事,从《诗词曲语汇释》该条下可见其义蕴,兹不赘述。对书画诗文的创作来说,内行、行家之作自然是出类拔萃的,于是乎,在称说书画诗文方面就与“合作”殊途同归了。沈作喆《寓简》所引邵公济语与例(19)即是如此。(按沈氏因对“当家”不甚了然,所以对例(14)之文表示怀疑,云:“北齐文宣时,魏收作《庠狄千碑序》,令樊孝谦为铭陆印不知,以为收合作也。盖与今所用不同,殆非也,然亦何等语?”)

归结上文,“合作”义项有二:1. 形容词,指书画诗文的精妙、完美;2. 名词,指精妙、完美的书画诗文。